

# 美国校长专业标准的演变 历程及经验<sup>\*</sup>

李太平 李 茹 黄洪霖

**摘要** 校长专业标准建设是当前世界各国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美国的校长专业标准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演变,先后出台了三个既具有承续关系,又在动态调整中彰显新质的标准。在概述标准生发的独特背景基础上,分别阐述了 1996 年标准、2008 年标准和 2015 年标准在奠基、修订和拓展阶段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内容变化及其不足。以此为基础,从标准的内涵、指向、意义和特征方面对美国校长标准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校长专业标准; 教育领导; 演变历程

**作者简介** 李太平 /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武汉 430074)

李 茹 /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讲师  
(武汉 430074)

黄洪霖 / 福建教育学院讲师,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福州  
350001)

专业标准是衡量一个职业发展成熟状况以及是否达到“专业”程度的标志和尺度。校长专业标准通常是对“好校长”素质标准的规定,是指校长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等内在结构的规定性,也是衡量校长队伍和个体专业化程度的尺度。<sup>[1]</sup>建立校长专业标准,对于促进校长专业化发展,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校长专业标准的出台也是世界各国顺应社会变革要求与教育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20世纪 90 年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先后建立了校长专业标准,其中美国的校长专业标准,经过多次变革,不仅对美国教育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其他国家专业标准的建立和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一、美国校长专业标准出台的背景

美国历史上的教育改革,通常是作为社会整体改革的配套措施或是应对

\* 本研究系 2017 年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基于校长专业发展的制度赋权研究”(项目编号: JAS170876) 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危机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与日本以及西德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遭遇失利,里根政府将美国的失利归咎于美国公立学校糟糕的学术质量,公立学校低下的质量导致美国在技术开发与生产方面失去领先的优势。<sup>[2]</sup>1983年,国家优质教育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报告书,揭示了美国教育体系存在的缺点和学生学业成绩低落的严重性,这引起了美国社会对公立学校教育的持续关注。围绕着如何提高基础教育质量这一主题,全国各州开始了旨在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标准化改革”。标准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涉及学生各学科学业标准、对学校的课程与教学权力进行下放以及通过问责方式推动学生学业质量的提升。围绕着基础教育质量(尤指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学校中课程标准的提高、教学形式的变革等本身也呼唤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这催生了教师专业标准的提高,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学校领导者应具备的素质标准的高度关注。

实行资格证书制度是保证一个职业准入的基本门槛,它有助于保证从业者的基本素质。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实行校长资格证书制度的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全国已有49个州实行了教育管理者资格证书制度,要求校长在从业时必须持证才能上岗。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式的教育管理体制,各州在教育决策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中央政府较少直接干预各州教育事务。因此,虽然美国各州实行了校长资格证书制度,但是在资格证书制度的具体内容要求方面却是不统一的。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校领导者在州与州之间的流动,而且就社会对学校领导者地位的认同而言,也是不利的。<sup>[3]</sup>同时,资格证书制度只是对初入职校长的基本资格要求,这种标准本身较低,无法明确校长后续职业发展的目标。于是,建立一个较高标准的、较为统一的校长标准就显得日益紧迫。

在此背景下,1994年,美国国家教育管理政策委员会(National Policy Board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简称NPBEA)与州学校主管委员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简称CCSSO)两大机构联合组建了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认证协会(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简称ISLLC)。1994年8月,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认证协会与来自全美37个州教育厅和10个全国性的教育管理和领导方面的专业协会的代表共聚弗吉尼亚州的里斯顿,共同探讨有关学校领导发展和学校领导标准建设的问题。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多次的研讨和研究,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认证协会于1996年11月颁布了《学校领导者标准》。<sup>[4]</sup>

## 二、美国校长专业标准的演变历程

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认证协会虽然于1996年颁布了《学校领导者标准》,但是这并不是美国关于校长专业标准建设的终点。除了1996年的标准之外,美国还分别于2008年和2015年发布了另外两套校长专业标准。通过三个不同

时期校长专业标准的产生背景、内容变化及特征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美国校长专业标准的演变轨迹。

### (一) 1996 年标准: 奠基阶段

由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认证协会于 1996 年颁布的《学校领导者标准: ISLLC1996》(Standards for School Leaders) 由六条基本标准构成,即“其一,通过认同并支持学习愿景,从而促进所有学生成功;其二,通过提倡、培养、维持有益于学生学习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学校文化和教学活动项目,从而促进所有学生成功;其三,通过整合学校资源、管理学校组织及运作,为学生营造出安全、有效率、有效益的学习环境,最终促进所有学生成功;其四,明确家庭和社区的重要性,积极调动社区的各项相关资源,积极回应社区的多元需要和利益,积极与家庭、社区进行合作,从而促进所有学生成功;其五,重视学校领导道德,通过自身的行为方式来促进所有学生成功;其六,回应和影响更大的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从而促进所有学生成功”。<sup>[5]</sup> 每条标准下又附有 3 个二级指标,即知识(knowledge)、倾向(dispositions)和行为(performances)。同时,在每个二级指标下又设有不同数量的三级指标,共计 182 条三级指标。这六项标准侧重于领导在促进学生成功方面的实际应用。

该标准是美国第一个关于学校领导的专业标准,它“提出了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激发学校管理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对优质教育领导的积极思考和对话;二是提供原材料,帮助整个教育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如:国家机构、专业协会、高等教育机构)提高全国学校教育领导的质量”,<sup>[6]</sup>“以重建美国学校的教育领导理念,改变人们对教育领导的看法,并提高教育管理者所需的独创性”。<sup>[7]</sup>由于该标准的出台是众多组织机构充分协商和讨论的产物,因此,此标准得到了大多数州的认同。它为各州的教育部门和教育机构对校长的资格认定、培训、选拔、任用等提供了行业认定的依据,“这些标准帮助奠定了各州发展其标准所需的基础,在建立和支持各级教育系统从培养和入职到专业发展和绩效评价时提供了全面指导”,<sup>[8]</sup>对美国的校长、学校以及培训和评价等机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标准自产生后,已经帮助指导了 40 多个州的教育领导政策和教育领导实践。”各州在参照此标准的框架下,制定本州的具体实施方案,校长们也以此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管理职责,该标准成为这些地方校长“学校管理的行动纲要”。<sup>[9]</sup>美国“国家教师认证委员会”也为改革了认证规则,大学的项目负责人员也调整了项目设计。<sup>[10]</sup>

总之,该标准将学校领导工作与改善学生学习条件联系起来,成功地涵盖了影响这个行业关键因素,弥补了美国此前在教育管理领域的一个空白,这一具有开拓意义的标准也为美国当时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适切而强有力的杠杆。以标准为支点,以对学校领导者的专业要求来撬动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 (二) 2008 年标准: 修订阶段

正如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一样,1996 年制定的《学校领导者标准》在施行

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各州的校长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遭遇了诸多批判的声音。批判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标准的制定缺乏有效研究。1996年制定标准时,对于优秀学校领导者的特征、校长在提高学生成绩方面的作用,以及在扩大国家管理者队伍的政策和实践方面,还缺乏相应的研究或共识。格蕾和史瑞西认为1996年标准的产生“事实上却并没有太多可靠的研究存在,这项标准的制定者主要依据的,还是一些典型的案例信息——通常这些信息都是作为最好的实践案例而被大家所熟知”。<sup>[11]</sup>就连担任过ISLLC主席的约瑟夫·墨菲也反思说,标准本身缺乏实证性研究基础。<sup>[12]</sup>其次,由于研究论证不充分,人们对1996年标准本身的科学性也提出了质疑。格蕾和史瑞西认为“它(标准)的不足在于只是以学生成绩、学校的终极使命作为相关的研究基础。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足够的、坚实的材料可以证明——所有的,或者大多数的ISLLC的标准是对培养高素质的领导者有效的”。<sup>[13]</sup>标准存在某些方面要求过高与某些方面要求不及的现象,如标准制定者认为,某些卓越企业中卓越领导人的个性及行为表现可以借鉴到标准中来。1996年标准中的领导指标在举例时规定的过于详尽,却无意中限制并否定了可能列入详尽列表的其他领域。再者,标准可能存在功能固化的危险。ISLLC标准实际上是将学校和社会看作了一个静止不变的实体,“为了提前确认目标的范围,目标都需要满足这个工作的固定的要求。当一个角色的职责被固定了的时候,那么学校和他们所服务的社会的功能也一定会被固定”。<sup>[14]</sup>这些批判的声音也引起了美国高等教育学界、学校领导者专业协会及教育管理行政部门等的高度重视,他们普遍也认为1996年所拟定的校长专业标准过于严苛,指标数量过多,在实践层面不易操作。

为了使标准更加合理并在更广泛层面得到认可,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认证协会在1996年标准的六大框架基础上,以有效学校领导和学校改进的研究以及21世纪学校面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下领导力的转变为基础,对具体内容进行了修订。经过两年的努力,美国于2008年通过了《教育领导政策标准:ISLLC 2008》(Educational Leadership Policy Standards: ISLLC 2008)。

该标准的基本价值维度与1996年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由六大标准构成,虽然个别标准中的用语不一致,但基本内涵是一样的。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认证协会主席约瑟夫·墨菲对此回应“十年(1996—2006年)中达成的一项普遍共识是,学校领导领域知识基础的扩大不一定需要对标准进行重大调整。”<sup>[15]</sup>标准比较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标准的名称有所变化,即由1996年“学校领导标准”改为2008年的“教育领导政策标准”。这一变化体现了美国对教育领导内涵认识的发展,将更广的、不同层次的教育领导人员(除学校领导者外,还有学区教育领导、教育政策制定者等)纳入到标准的考量范畴。同时,也明确了新的标准将以政策为导向,为各州政策制定者在改善教育领导培养、执业认证、评估和专业发展方面提供指导,以改进整个美国的教育领导政策和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标准具体内容的变化。2008年修订

标准对“职能”( Functions) 进行定义, 替代了原来二级指标中知识、倾向和行为的过细划分。这些职能代表了成功追求每个标准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经过整合梳理之后的“职能”有 31 项。这大幅度压缩了原来标准中的 182 项内容, 从而使新标准本身更加精炼。2008 年修订标准从一般意义上确定了广泛的领导期望和领导职能, 为各州制定或更新自己的标准提供了范本, 并着重强调了管理者的教学领导责任。

2008 年修订标准中的具体指标经过调整之后, 使得普通大众及校长本身, 对于校长职务的绩效期望非常具体明确。因此, 在实践中较之 1996 年标准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它为学校和学区领导的责任、职能和特点提供了深入的见解和高层次的指导。<sup>[16]</sup> 正如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认证协会在修订目标上所申明的一样, 此修订标准具有更强的社会政策效应。此标准在修订后的广泛使用“巩固了其作为事实上的国家领导标准的作用”。<sup>[17]</sup> 对各州制定与校长有关的政策和指导方针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参考和依据, 对校长专业发展提供了更加明晰的方向, 也为校长领导行为的评价提供了政策依据。

### (三) 2015 年标准: 拓展阶段

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期待从来都不是静止的, 校长专业标准的发展也必然不是静态的。只有定期对标准进行审查和调整, 才能准确反映形塑专业工作的日益变化的背景、理解和期望。美国虽然在 2008 年修订了校长标准, 但是, 一方面, “联邦政府的政策举措, 如《中小学教育法案》(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联邦力争上游计划》(the Federal Race to the Top program) 和《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the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都重新将教育领导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学生学习上”。<sup>[18]</sup> 另一方面, 公众对教育领导者的期望和责任也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变化而显著提升, 对学生学习及其发展抱有更高的期望, 客观上对学区和学校领导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 获得学习上的成功。来自研究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也表明, 教育领导者通过创造具有挑战性的、富于关怀和支持性的条件来促进每个学生的学习, 从而对学生成绩产生影响。他们不懈地发展和支持教师, 创造积极的工作条件, 有效地分配资源, 构建适当的组织政策和制度。鉴于这种日益深入的研究以及工作中不断变化的需求, 教育领导者需要新的标准来指导其实践方向。在对以往标准和校长实践进行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同时吸收领导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华莱士基金会的财政支持下, 州学校主管委员会(CCSO) 和国家教育管理政策委员会(NPBEA) 领导了 2015 年国家标准的修订过程, 涉及 70 多位校长、主管人员、国家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教育教授、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经过多方磋商和征求意见后, 美国于 2015 年发布了《教育领导者专业标准 2015》(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 2015), 从而取代了 2008 年的 ISLLC 标准, 成为教育领导者实践的基础和支柱。

从内容上看, 2015 年标准较之前标准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首先, 标准名

称上增加了“Professional”(专业)一词。这说明了标准制定者对领导者的专业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其次,更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2015年标准的结构与内容上,2015年标准共设计了十项一级标准,每项标准之后都有更清晰的“陈述”,“陈述”的表达方式均以“有效的教育领导者”作为开始,以“促进每个学生的学业成功和幸福”为落脚点,体现了标准强化教育领导者与学生学业成功与幸福的关系意识的意图。在十个一级指标下是83个具体的行动“要素”。新标准的10个标准不是互相孤立运行的,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受核心思想的统领:领导者必须着眼于学生在身体、智力、情感和社会需求等方面需要的满足。”<sup>[19]</sup>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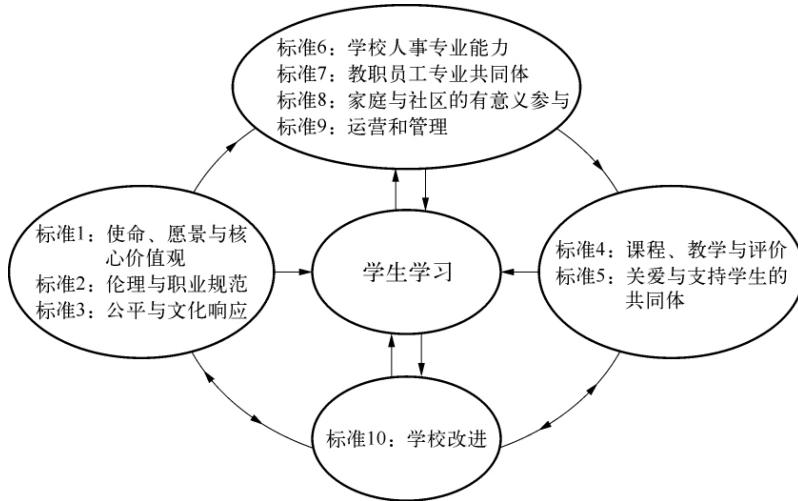


图1 学校领导工作与学生学习的关系

这10个标准分属于三大类别:第一类是该标准的动力系统,分别由标准1、标准2、标准3及标准10构成;第二类是该标准的核心内容,分别由标准4和标准5构成;第三类是该标准的支持系统,分别由标准6、标准7、标准8和标准9构成。该标准的三个类别——动力系统、核心内容和支持系统,是检验教育领导工作质量的试金石,也是他们获得专业自我指导的主要途径,它们共同反映了当今教育背景下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领导最重要的工作和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前两次标准,2015年标准在内容上的突出变化是增加了“核心价值观”和“学校改进”。在2015年标准的第一条标准“使命和愿景”中增加了“核心价值观”,这是所有学校行动和决定背后的基本原理和推动力,是推动学校教学实践的整体哲学的反映。这可以说是新标准的一大特点,专业标准通常被纳入政策而具有强烈的导向功能,通过“核心价值观”的增项,不难发现美国也不断重视在教育中融入共同的价值观念,以此来增加国家认同,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形成公平、信任、开放、责任的社会氛围。<sup>[21]</sup>第二个特征是“学校改进”被凸显为单独的一项标准。学校作为组织,学校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对人才培养要求的变化促使学校必然走向开放。新标准在

此对学校领导提出明确的学校改进职责,说明标准的设计具有了新视野,将学校内部的组织与制度纳入了标准的范畴,可指导领导者从系统方法考虑学校改进,了解学校的各个方面如何共同影响学生学习,从而将标准中所有的期望和要求汇集到一个清晰、一致和持续的过程中,成为持续改进的推动者。学校领导在此方面的责任保证学校可以对社会的变化保持更敏感的知觉,从而提高学校对社会的适应性。

除了上述两个特征,2015年标准也在领导课程、教学和评价方面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导,更加关注学校领导为学生创建一个关怀和支持性共同体的需求,加强了学校领导在培养教职员专业能力方面的责任,强调了让家庭和社区成员参与学生学习的价值。新内容的增加,改变了过去将重点放在正式颁布这些标准,并将其纳入校长和管理者的培训计划、认证要求及专业发展指导方针设计中的指导思想,而是提供一种思考教育领导的新方式,以确保教育领导者能够在教育、学校和社会持续变革的社会背景下,有效迎接现在及未来的工作挑战和机遇。这也标志着在指导校长和其他教育领导工作方面的重大进步。

### 三、美国校长标准建设的经验

美国的校长专业标准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先后出台了三个校长标准。在演变的过程中,标准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坚守不变?为何如此?通过演变的背景、内容与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校长标准的演变历程具有丰富的内蕴价值,对我国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 标准对象的扩大和领导内涵的彰显

通过三个标准的演变描述与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随着认识的加深,美国校长标准本身的目标对象也在扩大。通过三个标准的标题可以看出端倪。标准对象由“学校领导”转变为“教育领导”。1996年的《学校领导者标准》仍局限于学校内部的领导者,主要定位于校长个人,较为注重校长的个人特质和才能。而2008年的《教育领导政策标准》和2015年的《教育领导者专业标准》则突破以往学校内部领导者的范畴,将领导者放在更大的教育系统中,涵盖了以学校校长为主体的学校领导者和校外的教育督导、各州的教育官员等,因此,标准名称的改变意味着标准所指涉对象在范围上的扩大,它拓宽了教育领导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关系的范畴,为有效的教育领导提供了共同愿景。在问责制下,这有助于提高整个教育系统的责任意识,而不单单是学校内部的责任。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援助了校长,增强了校长的领导力量和信心。同时,标准对象的扩大也催生其他管理者的公共教育管理责任意识,使他们在学校改进和发展中与校长形成合力。因此,标准从更广的范围上协调了教育领导者内部的关系,这也有助于标准在实践中的顺利运作。

此外,美国校长标准还有一个重要的措辞不容忽视,那就是三个标准的标题均用“领导”一词。这改变了传统上使用“管理”的习惯。对此,墨菲对用词的转变进行了解释“将学校管理从管理转向教育领导,从管理转向学习提供了手段,同时将管理和行为科学知识与学生学习的最大目标联系起来,使学校管理真正成为更广泛的教育领域而不是更广泛的管理领域的主要范畴。”<sup>[22]</sup>这一解释凸显了“领导”在教育领域的专业化意蕴,这本身也是美国校长标准追求的价值内容。它提醒校长标准建设过程中应凸显校长的专业性,而不是仅让校长成为一个政策的执行者,从而成为科层制体系中的末梢,失去校长在办学治校过程中的创造性。语言作为存在之家,语言的转变可能意味着存在的变化,标准中用词的转变体现了教育管理理念的转型以及可能的实践型态转型。

### (二) 标准始终指向并服务于学生的发展

美国的校长标准,不管是1996年的六条标准所强调的“促进所有学生成功”,还是2015年十条标准所强调的“促进每个学生的学业成功和幸福”,从语言修辞方面对学生理想状态的逐条强调,这可谓是美国校长标准的一大特色,这特色本身表明了美国标准中鲜明的学生立场。促进学生发展需要全面的领导观点,教育领导在其工作的所有相关领域,都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学生的发展和福祉。改善学校领导自身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实践并提升相应的能力,使学校共同体共同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业成功和福祉,是学校领导的主要责任和三个标准的共同支柱所在,以便能够推动学生发展,实现更公平的结果。虽然,标准的变革是基于教育变革的社会大环境所要求,但是,标准的研制者们从未将学生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而用工具理性主义加以牵引。教育的目标始终是指向人的,教育中脱离了学生发展的任何变革都是教育的异化,校长标准的变革也是如此,没有学生立场的校长标准将使校长标准失去最重要的价值方向,校长的专业发展也将失去意义的根本依托。树立学生立场,以学生为中心,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一个优秀传统,也是一种现代教育变革的道德体现。促进学生的发展是校长标准的最根本的合法性依据。美国校长标准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揭示校长的专业发展与学生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对校长的专业职责与实现程度的要求。对学生立场的强调有助于避免校长标准的变革只强调校长的专业发展而脱离学生,并最终失去校长作为教育者的最根本的使命。

### (三) 标准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标准得到实施和推广

制定标准旨在确立实践期望,并指导教育领导领域的专业实践。标准具有设定期望、指导改进和影响实践的潜力。<sup>[23]</sup>一个理想标准的制定只是意味着一种可能的影响和潜在的效用。而这不是标准本身存在的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在于标准功用的真正发挥。美国的校长标准之所以能在美国的教育变革中发挥杠杆作用,乃是在于美国的校长标准从理论研究走向政策研究并最终走向了政策应用。美国的校长标准对美国大多数州的有关校长政策和改革举措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美国校长标准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回到

标准本身来说,一个标准要真正发挥功用,需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

首先是标准本身的合理性,即标准本身具备一定的科学性。美国校长标准的产生基于教育发展对校长的工作性质与质量的需要;标准的产生过程经历了大量研究的过程,使标准不至停留于美妙的遐想;标准内容中语言规定的清晰性是三个标准及两次变革的重要考虑维度;同时,标准产生之后,标准需要不断地实践验证和更新,美国至今的三个标准及其变更过程即是标准动态发展的过程,也是标准本身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对标准的理解与认同。由于美国的校长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如教育管理协会、校长群体、专业研究人员、政府机关人员、家长等,使得标准的产生经历过多方的博弈,是多方妥协所产生的重叠共识,作为结果的标准自然能够为更多的利益主体所接受。标准以学生为立场、标准制定过程的科学性和伦理性增加了人们对标准的认可,这是标准能够被应用的重要保障。

再者,标准的功用发挥需要配套的政策与措施。美国的校长标准在各州功用的顺利发挥得益于美国严格的教育问责制度。问责制度使得美国各相关职能部门较快地将标准融合进校长的选拔、培训、评价、考核等具体过程中。美国 1996 年的校长标准刚刚发布时由于内容过于细致,各州在应用过程中遭遇混乱的现象,后来出台了指导手册进行使用说明。2015 年,为了达成新标准“促进每个学生学业成功和幸福”的愿景和确保 2015 年标准的贯彻和实施,美国发布了《2015 年示范性校长督导专业标准》(Model Principal Superviso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2015)。<sup>[24]</sup>美国各州对标准的使用状况也说明了美国校长标准的指导性和框架性意义,各州在全国性的校长标准框架下,结合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州的校长标准及其配套的校长培训规定、校长评价规定等。缺乏这些配套制度,校长专业标准将停留在一纸空文。

#### (四) 标准并非永恒不变的律令,而需适时更新

一种标准在建立之后容易陷入一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它希望保持自身的权威性(拒绝批判和改变)以便人们更好的信奉和遵守;另一方面,它又需要适应社会和目标群体的变化而发展。但总体上说,标准是人类的认识和规范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存在的,是受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的,如:经济力量、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它需要根据社会客观变化和主观认识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整合来自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佳实践,扭转过去过度理性和高度线性的思考教育领导的思维方式,使标准更有利于可持续性领导力的形成和发展,真正成为全体领导和教职员专业发展的工具和获得专业自我指导的重要途径。美国校长标准的两次变革就是对此的最好回应。比如 1996 年标准基于有效教学和学习原则,为学校领导在知识、技能和倾向方面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期望,重在描述学区和学校领导所需的知识和技能;2008 年修订的标准着重强调了学校领导在改进教学和学习方面的作用,是适应标准走向政策的要求,同时也是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

改进整个美国的教育领导政策和实践; 2015 年标准的更新受到诸多力量和动力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是 1996 年标准的创立史和 2008 年标准的最初修订, 是基于新世纪以来更加快速变化的世界而对校长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侧重于学校改进、教学领导及成就卓越的领导实践, 以激励教育领导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不断拓展自己, 达到卓越水平。

同时, 校长标准作为一种涵盖教育、管理等综合性的规范, 规范的更新需要众多领域的研究成果的支撑。美国的校长标准建设也善于吸收国内外领导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如: 2008 年标准中标准一是由变革型领导理论产生的; 标准二是基于教学领导理论; 标准三来自管理领导理论和组织发展; 标准四是基于权变领导理论; ISLLC 标准五是源于道德领导理论; 标准六是基于参与式领导理论。<sup>[25]</sup> 2015 年标准基于最新的研究成果, 他们反思之前的行为科学相关理论中的缺陷, “开发人员决定不将行为科学应用于 2015 年的标准中”。<sup>[26]</sup> 因此, 标准的更新既根据时势之变化, 也体现研究之新成果。

---

#### 参考文献:

- [1] 刘玲. 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研究 [A]. 褚宏启. 中国教育管理评论(第三卷) [C].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233.
- [2] [美] 乔尔·斯普林. 美国学校: 教育传统与变革 [M]. 史静寰, 等,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625.
- [3] [4] 冯大鸣. 美、英、澳教育管理前沿图景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285 – 286, 285.
- [5] Murphy, J. & Shipman, N. The 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 A Standards-based Approach to Strengthen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EB/OL].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20698.pdf>. 2017-12-19/2018-3-15.
- [6] Machado, C.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Leadership Preparation Program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lignment Process and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Due to ISLLC/ELCC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 [D]. Jonesboro: 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 2008.
- [7] Risiis, S. L.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ISLLC Standards: Job Analysis, Job Description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elected School Districts [D].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2002.
- [8] [9] CCSSO.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olicy Standards: ISLLC 2008 [EB/OL]. <https://www.wallacefoundation.org/knowledge-center/Documents/Educational-Leadership-Policy-Standards-ISLLC-2008.pdf>. 2017-11-25/2018-3-6.
- [10] [12] Murphy, J. Recultur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The ISLLC Standards Ten Years Out [EB/OL].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81619.pdf>. 2017-12-18/2018-3-8.
- [11] [13] [14] [美] 苏珊·潘妮·格雷, 威廉·A·史瑞西. 从优秀学校到卓越学校——他们的校长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M]. 芦艳玲, 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205, 205, 214.
- [15] Murphy, J. The Empirical and Moral Foundations of the ISLLC Standard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015(6): 718 – 734.
- [16] Liu, S., Xu, X., Grant, L. et 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Principals in China: A Policy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ncipal Standards [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 2017(2): 238 – 259.
- [17] Canole, M. & Young, M. D.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 An Analysis [M]. Washington, DC:

-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2013: 9.
- [18] [23] Young, M.D. & Perrone, F. How Are Standards Used, by Whom, and to What End? [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Leadership Education, 2016( 1) : 3 – 11.
- [19] Mongillo, M. B. Preparing School Leaders for Young L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Global Education Review, 2017( 3) : 37 – 55.
- [20] CCSSO.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 2015 [EB/OL]. <https://www.wallacefoundation.org/knowledge-center/Documents/Professional-Standards-for-Educational-Leaders-2015.pdf>. 2017 – 11 – 25/2018 – 3 – 8.
- [21] 于川,杨颖秀.美国教育领导者专业标准的发展及启示 [J].全球教育展望,2016( 6) : 77 – 85.
- [22] Murphy, J. Unpacking the Foundations of ISLLC Standards and Addressing Concern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J].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5( 1) : 154 – 191.
- [24] National Policy Board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 2015 [S]. Reston, VA: Author,2015.
- [25] Markson, C. & Inserra, A. Continuing to Hold the Test Maker Accountable: The ISLLC Standards and the New York State School District Leadership Licensure Assessments [J]. Journal for Leadership and Instruction, 2014( 2) : 32 – 38.
- [26] Gordon, S. P., Taylor-Backor, K. & Croteau, S. Recommended Capacitie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re-Reform Era Scholars Versus Reform-Era Scholars Versus National Standards [J]. NASSP Bulletin, 2017( 3) : 188 – 214.

## The Evolu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Principals in America

LI Taiping, LI Ru & HUANG Honglin

(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principal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promoting education reform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princip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uccessively promulgated three standards that not only reflect continuity but also demonstrate new qualities in the dynamic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overview of standard germinal unique background, this paper elaborated on the special status, change in content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1996 standard, the 2008 standard, and the 2015 standard in the foundation, revision, and expansion stage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is, we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incipal stand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notation, orientation,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principal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evolution

(责任校对: 田张珊)